

翻譯與雜學

黃邦傑

去秋出任一個全港性翻譯比賽公開組的評判。賽後在一個有參賽者出席的研討會上，有一位青年投訴說：內容帶專業性的文字不宜作翻譯比賽用，例如經我手出的那一篇。

對方既然不是直接向我提問題，我也就沒有必要作答，但他那番話卻引起我相當的憂慮。因為這涉及一個新手對翻譯這一行業的認識和他這一類朋友今後的努力方向。所以我在這裏提出來，不是針對他一個人，而是想提供給更多的青年朋友考慮。

首先，甚麼叫專業？簡單說，一個專門的學科就是一門專業，譬如文、史、哲、法律、經濟、科技等等，無一不是一門專業；換句話說，沒有哪一類的文字內容不帶一定的專業性質。例如香港人較為熟悉的商業、金融、新聞、教育之類，也都帶專業性，有時可以是十分專門、十分深奧。因此，不帶專業性的文字是極少的。

我想這位青年朋友的意思是：內容過於專業化的文字吧？

當然，一般作翻譯比賽用的文字內容實不宜過於專業化或過於專門性。但問題是這位朋友把一篇給外行人介紹單位信託基金的普通文章（其中不過帶有幾個stock market、unit trust、mutual fund之類的字眼）看作是過於專門性，這必然限制了個人對這一行業的認識，以為只有某一學科才是自己的專業，此外則不屑譯或不能譯或不願意試譯。記得若干年前我的一位同事央我介紹一些翻譯給他剛從北京移民香港的父親做，我給了他一篇推廣某一汽車用汽油的文章，不料對方第二天就退回來，說他是學英國文學的，不譯科技文字，希望我能給他找一些文學書或歷史、哲學、傳記一類的文字。我當時頗感不快，覺得接翻譯公司的譯件，不應過於挑剔，而且在香港這個社會，既然要憑翻譯糊口，如只能譯文學、傳記這一類文字，恐怕是要餓肚子的。

其次，香港既是個財經金融中心，香港人一般都懂點財經方面的知識，對股票、外幣、單位信託基金買賣多多少少都有些認識，譬如我這個文化人，從未涉足商場，也懂得agio是所謂「貼水」，portfolio是「投資組合」，股票「狂跌」可譯作slump，「搶帽子」可譯作scalp，這些詞既是專門術語，也是一般商界或對金融有興趣的人士所熟悉。我自己則是通過翻譯有關財經的文字學來的。

所以，一個翻譯工作者更有必要甚麼都懂一些，例如政府部門的中文主任或傳譯員，可能哪個專業都要碰上。一般的政務工作，既可能涉及醫療衛生，也可能提到法律、財經、稅務，甚至範圍更狹的漁農、獸醫、火葬等等。對於這許多專門性的內容，一個譯者不必一定掌握其專業，但總要具備一些基礎知識，熟悉有關詞彙，如

abattoir、veterinarian、cremation之類，這也是起碼的要求。就是法庭傳譯，也並非只懂法律專業知識和詞彙就可勝任的，法庭上甚麼怪事都可碰到，如黃賭毒、三教九流都會涉及。

一個譯者，尤其一個新手，除了打好中外文基礎，最好能博覽羣書，諸如汽車、太空、武器、宗教、藝術……你根本說不上來，將來的翻譯工作，會涉及甚麼內容。就是譯文學作品，你也會碰到許多其他方面的專業，例如法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就以音樂為主題貫徹始終；A·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則涉及神學、歷史。我自己譯C·狄更斯的《荒涼山莊》則花了大量時間去弄清lawyer、counsel、barrister、solicitor、attorney 之間的區別。

記得老翻譯家呂叔湘當年教學，曾選Rebecca West 一篇論邱吉爾的短文作翻譯練習，其中有一句：“……going vegetarian and repeating ‘Om mani padme hum’ a hundred times between each bite of lettuce.”結果班上沒有一個人能把 Om mani padme hum 譯出。呂先生便問他們看過《濟公傳》沒有，指出那上面一再提到的「六字真言」就是；接着又教他們查《辭海》，查出「唵嘛呢叭彌吽」。

我想，呂先生選這篇文章絕無「整蠱」或刁難學生之意。他老先生倒是煞費苦心，要藉此提醒學生讀書面要廣要雜，不但文、史、哲、政治、經濟一類的書要讀，就連三教九流的書也要涉獵，將來做起翻譯才會得心應手。

我在這裏希望那位青年朋友能對翻譯和這一行業有一個全面的認識，譬如翻譯的要素（理解、表達、專業知識、翻譯技巧）及其間的關係、翻譯的標準和要求、譯者需具備的條件和態度，等等。只有這樣，這位朋友才知道自己今後的努力方向。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專刊之四
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研究
 王人聰 葉其峯 著
 全書收錄十一篇學術論文
 專題論述秦至南北朝時期官印及其
 歷史、制度、年代、鑑別問題
 定價：HK\$180.00
 歡迎到文物館展覽廳購買
 （校內同寅八折優待）